

散文 / 牧马天山下

苏洪波

“在祖国的西部边陲，有一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。

这里有雄伟高峻的西部天山，屹立南北，绵延千里。

这里有水波浩荡的伊犁河，逶迤回环，滚滚西去。

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水草丰茂，毡房点点，牛羊遍野。

这里有矫健欲飞的伊犁马，人都说是汉代乌孙天马的后代，常常在全国赛马中夺魁……”

——这是我在1993年为电视专题片《今日伊犁》写的开场词，权作此文的开头。

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，在州直机关工委的安排下，我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建忠、机关党委副书记阎春娥、工纪委书记祝惠新等结伴，率文联书画家沈邦富、王学伟和鲁国海到昭苏两个马场采风，举办了以马为主题的两场笔会。

昭苏位于中天山和南天山之间，海拔在

2000米以上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优质草原，乌孙古国的夏宫所在地，被公认为天马的故乡。伊犁马闻名天下，而在伊犁，昭苏马品质最佳，则是伊犁马的杰出代表。

第一天在伊犁种马场，参观了从俄罗斯、土库曼斯坦等国引进并与伊犁马杂交的良种马。马群都已转场到乌孙山中，没有看成。第二天在原昭苏军马场，运气还不错，不仅看了良种马，还凑巧看了正待转场的千匹大马群。场党委副书记告诉我，只有解放军总部新闻摄制组和王乐泉书记来时集合过这么多。美中不足的是天色阴沉，光线暗淡，拍的照片效果不佳。但对三位书画家来说，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骏马，激发了创作热情，为马场留下了近百幅作品。

在两个马场还参观了展览室，看了一些资料。得知现在的伊犁马是以当地的哈萨克母马为基础，混入了俄罗斯顿河马及土库曼阿哈马（即汗血马）等血液而来的。因其杂交混血的来历，伊犁马被当地牧民叫做“二转子马”。

伊犁马体型高大,平均身高近于一米五,平均体重四百多公斤,大眼长颈,额宽鼻直,耳小灵敏,四肢强健,结构匀称,灵活清秀。伊犁马繁殖性能强,耐粗饲,抗病力强,有较广泛的适应能力,四肢和面部常有白彰,毛色以骝毛、栗毛及黑毛为主。伊犁马性情温顺,擅长跳跃,挽乘兼用,曾经是耐力最长、速度最快的名马,跑一千米的速度可达一分十五秒,比著名的三河马快四秒多;伊犁马拉车平均时速达到了十一公里,两匹马拉一吨货,行走十八公里,只需一个半小时。伊犁母马一天还可产乳五公斤左右,马奶子和马奶酒是营养丰富的美味,孕马尿生物制品更是治病保健珍品,价同黄金。

伊犁是天马的故乡,从汉代张骞凿空,与乌孙结盟后开始向内地供马,为汉朝打败匈奴,最终统一西域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汉朝还在河西山丹建军马场,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,与乌孙马、大宛马等西域良马杂交培育出了驰名天下的山丹马。唐代回纥每年向内地卖马达十万匹之多。清代乾隆年间昭苏就建有供军需的伊犁马场,其规模全疆第一。伊犁种马场成立于1942年,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种马场之一。在抗日战场上,到处都有伊犁马矫健的身影,为抵御外侮立下了赫赫战功。1944年,新疆当局组织动员伊犁牧民向前线献马,演变成“三区暴动”(后称“三区革命”)的导火索。解放后新疆军区在昭苏、尼勒克、特克斯建有三个军马场,为全军提供了大量马匹,三场于2004年全部移交地方管理。种马场现有4000多匹良马,多是骑乘性轻型马,主要销往港澳和内地各大城市的马术俱乐部。军马场现有良马5000多匹,因为我军已取消骑兵兵种,军马需求量大大减少,现在每年只向部队提供驮马百余匹。

时代变了,科技发展了,马的用途逐步改变,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。胡服骑射代替了春秋战国的车战,宋元的重骑代替了汉唐的

轻骑,今天的装甲步战车又将整个骑兵兵种淘汰。昔日的战马失去了功用,不知是马的福音还是马的悲哀?军用衰落了,民用呢?挽乘两大功用也走向衰落,挽有拖拉机,乘有摩托车,如今伊犁牧民喜好骑摩托放牧。看来马们只能表演马术作赌具了。还有被这更悲惨的事:伊犁人好吃马肉,过去的马耕田作战,劳苦功高,不忍也不舍得吃,现在马没大用处了,就放开吃了,几乎每户小康人家,秋后都要宰一匹做熏马肉、熏马肠,马肉制品成了伊犁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,秋后成了马的问斩期。这样一来,伊犁马的数量大幅减少。于是马场又有了新商机,培育肉用型马。牧民也不甘落后,大力发展养马业,快出栏快致富,成了增收的重要支柱。

作为一个男子汉,自小受传统文化和尚武精神的熏陶,大有“爱马情结”,尤其熟悉古代英雄人物的乘骑,什么“赤兔青骢”,什么“昭陵六骏”。当新兵时,班里只有一匹驮弹药箱的驮马,编号“209”,是匹好走马。我总喜欢自告奋勇备鞍做“马勤”,乘便骑着溜一溜,我的“新兵骑马黑白照”就是那时拍的。有一次,我备好鞍,一只脚刚踩上马蹬,209就挖了“奔子”,直奔连部侧门,眼看就要进门,我快要脱蹬被撞时,209突然站住了,此时我像玩马术,侧身抓着马鞍,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我知道,209是为考验我的胆量,又不伤我的性命,不愧是“无言的战友”,后来我靠它顺利完成了多次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

我已多年不骑马了,总喜欢把坐的军车或公务车叫坐骑,其实是在寻找和体味骑马的感觉。38年了,209早就死了,但它的英姿永在。我至今忘不了209,它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

我也喜欢为马拍照,拍过牧区赛马,拍过叼羊、姑娘追,前不久在莫合山中拍秋色时还拍到马群转场图。此次去昭苏的路上,也拍了几幅,但遗憾的是军马场的马群没拍好,只能待明年再找机会了。

天马之战

前文写到,伊犁是天马的故乡。在汉朝,继乌孙天马命名之后,又得大宛汗血马,比乌孙马品质更为优良,起初称之为“天马子”,汉武帝又亲赐大宛汗血马为“天马”,乌孙马更名为“西极马”。这个更名来自西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——“大宛之战”,此战目的是夺取汗血马,故而,我称此战为“天马之战”。

世界历史上为争夺领土发生的战争比比皆是,也有为争夺美女发生战争的,如《希腊神话》记载的争夺海伦的“特洛伊之战”,为争夺名马发生战争的可能仅此一例。

大宛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,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,以出产汗血马而闻名于当世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:大宛“王治贵山城,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。户六万,口三十万,胜兵六万人。”位于乌孙西南二千里、康居东南二千里、大月氏东二三百里处。大宛故地今为乌兹别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,大部分属乌兹别克斯坦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今天,这里居住着100多个民族、1000多万人口,是连接欧亚的走廊,东西文化的碰撞点,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东正教等宗教文明的接合部。但有意思的是,今天的汗血马并不出在上述三国之境,而是出在邻近的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,也不叫“汗血马”,而叫“阿合马”,这里才是汗血马的真正故乡。

大宛是张骞首先发现的。建元三年(前138年),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支国,中途被匈奴捕禁,十年后逃脱,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大宛,并与之建立了联系,汗血马也是那时候发现的。

张骞出使西域后,汉使开始频繁来往于西域诸国,他们在贰师城亲眼见到了强健的大宛马,于是奏知汉武帝。嗜好宝马的汉武帝闻讯后大喜,于太初元年(前104年)派壮士车令为

使,带黄金二十万两及一匹用黄金铸成的金马,去贰师城(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城)求换汗血马,不料遭到大宛王毋寡的拒绝,“汉使怒,妄言椎金马而去。”(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)大宛王见汉使无礼,命东部属邑的郁成王拦住汉朝使节出入,并杀死使团全体成员,夺走金银财宝。汉武帝得知后大怒,遂下令攻打大宛。当时汉武帝欲使自己最宠幸的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立功封侯,于是任命李广利为“贰师将军”,率军往讨。历时四年的两次“天马之战”就此开始。

第一次战争,李广利率属国骑兵六千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出征。由于西域路远,沿途小国又闭门拒供水粮,进至郁成城(今奥什),遭守军顽强抵抗和大宛骑兵突击,汉军大败,退回敦煌。此战历时两年,战死饿死病死而减员十之八九。武帝闻之震怒,下令“退入玉门关者立斩”,李广利只好在敦煌过冬待命。

第二次战争,汉武帝吸取第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,调集全国囚徒、商人、赘婿等六万多人,还有自愿跟随出征的未计数,马三万匹,牛十万头,预备充足的战具粮草以利再战。还派遣水利工程师随军,准备将大宛城外的河流改道,断其水源。于太初三年(前102年),武帝命李广利再率大军西征,并在酒泉、张掖一线部署18万军队作后援。此次西征声势浩大,西域诸国畏惧,纷纷箪食壶浆以迎,只有轮台国闭门不纳。李广利怒,下令攻打,攻陷后屠城,轮台国被灭。之后汉军绕过郁成城,围攻大宛城四十余日,俘虏了大宛最骁勇的战将煎靡,杀死大宛兵将无数,并切断了城内水源。最后逼迫大宛人杀死国王毋寡求和,汉军许之,立昧蔡为王,挑选良马数十匹,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匹携归。继之汉军又攻破郁成城,不料杀害汉使的罪魁郁成王逃至康居。康居王怕连累自己,将郁成王绑缚献给汉将上官桀,押送郁成王的赵弟怕其逃跑,中途将其斩杀。此战汉军未遭重创,但由于李广利好功贪财,不体恤士卒,返回路途损失惨重,到达玉门关时仅存万

余人,所获汗血马只剩一千多匹。第二次战争以汉军牺牲五万多将士的生命为代价取得全胜、大宛臣服而告终。

汉武帝闻胜利捷报后大喜,封李广利为海西侯,其余军官各有封赏,充军罪犯一律免罪。一年多后,大宛贵族认为昧蔡过于巴结汉朝,遂发动政变杀死昧蔡,另立毋寡之弟蝉封为王。汉朝闻报无奈,只好予以承认,并派使者到大宛安抚蝉封,同意了蝉封派王子作人质,每年进贡两匹汉血马的请求。

对于汉武帝发动“天马之战”,当时和后世多有非议,第一次战争朝臣多不理解,是武帝“一意孤行”。第一次战争失利后,朝臣都觉得连一个小国都征服不了,有失大汉威望,朝议转为支持第二次征讨,桑弘羊、上官桀等重臣都间接或直接参与了战争。汉代大学者刘向说:“贰师将军捐五万之师,靡亿万之费,经四年之劳,而仅获骏马三十匹,虽斩宛王毋鼓(寡)之首,犹不足以复费……”后人亦多认同此观点,认为此战劳师远征,以数万将士的生命换取千匹汗血马,得不偿失,是“重马而不重人”。只有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将张骞与李广利并入一个列传中,对其功绩给予了肯定。

愚以为看此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。在以骑射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冷兵器时代,马是重要的战具,是战斗力的组成部分,谁的战马耐力强速度快,就意味着谁的军事装备处在领先地位。汉武帝是怀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,志在彻底打败匈奴,永久解除边患,因而非常重视汉军战斗力的提升,所以他爱马养马改良马,不惜代价买马换马,直至为马而战,比“特洛伊美女之战”要高明百倍。历史已经证明汉武帝的做法是对的,是他率领英勇的汉军打败并征服了强悍的匈奴,最终把广袤的西域纳入祖国版图,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生存和发展的坚实根基。

从战略角度看,“天马之战”交战双方都有失误。大宛方面有两个重大失误:一是违反了

“两国交战,不杀来使”的普世规则,当时还不是战争状态,汉使是带着重金来友好交换的,买卖不成仁义在,让人家回去得了,不该奉行强盗逻辑,杀害使者,抢夺金银;二是判断失误,国王和贵族们认为汉朝到大宛路途遥远,有大漠盐泽阻隔,不敢派军队来打他们。结果是自招战祸,自食恶果。汉朝方面也有两大失误:一是用人不当。决定战争胜负因素众多,人是第一因素。李广利乃一介无行贪鄙庸才,既无军事才能,又缺远征经验,远非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可比,只因为是国舅,欲给一个立功封侯的机会,便把军国大事托付与他,这仗未开战先就失棋一着;二是战争准备不足,后勤供应不济,再加远程作战,地理、环境、天候等等客观条件限制,导致非战斗伤亡惨重。

“天马之战”开创了大汉军队远征中亚的先河,第一次向西域人民展示了汉军的威仪和精神,影响十分深远。此战使大宛臣服,顺道灭了轮台、郁成两个小国,树立了汉朝威望,加强了西域各城郭与中原的亲合力,为四十多年后彻底清除匈奴势力,建立西域都护府打下了基础。后来再不用出动大军,都护、长史仅带少量军队和随从就可调发诸城郭的军队顺利平叛、决定废立。当然,此战最直接的结果是夺取了汗血宝马,使汉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,也使汗血宝马的血统得以在伊犁马、山丹马中延续至今。

关于李广利的结局,李广利在其后率军对匈奴作战中,仍旧病不改,贪财冒功,虐待将士,一战就损兵七万,再加上“天马之战”的损失,总计在他手上断送的汉家优秀儿郎不下于十五六万。最后李兵败投降匈奴,被匈奴所杀。可悲可叹!

古今天马歌

汉武帝是怀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,也是颇具文学修养的一位诗人。前文《天马之战》说

他“爱马养马改良马,不惜代价买马换马,直至为马而战”,现在说说汉武帝的两首《天马之歌》及其后世遗响。

“太一贡兮天马下,霏赤汗兮沫流赭。

骋容与兮跼万里,今安匹兮龙为友。”

这是汉武帝刘彻于元鼎四年秋(前113年)所作《天马歌》,最早见载于《史记·乐书》:“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,复次以为太一之歌。”李斐注:“南阳新野有暴利长,当武帝时遭刑,屯田敦煌界。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,与凡马异,来饮此水旁。利长先为土人,持勒鞮于水旁。后马玩习久之,代土人持勒鞮,收得其马,献之。欲神异此马,云从水中出。”又据《汉书·张骞传》载:“天子发书《易》,曰神马当从西北来。得乌孙马好,名曰天马。”这里记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:汉武帝时,南阳新野有一个叫暴利长的人,因犯罪被流放到敦煌屯田。他在渥洼水(即今敦煌南湖乡黄水坝)边发现一群野马,其中有一匹长得神异非凡,常到这里来饮水。暴利长用泥土塑了一个假人,让它手持马笼头和鞮绳立在水旁。久而久之,野马对土人习以为常,失去了警惕,暴利长便代替土人,同样手持勒鞮立于水旁,趁马不备时将其套住,献给了武帝。暴利长想把此马说得不同寻常,便诡称它是从水中跃出的。汉武帝本是个爱马如痴的人,曾从卜卦中得到了点化: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,因而派人去乌孙求神马。这次暴利长称有马从水中跃出,又值千匹乌孙神马送到,正好应了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的爻文,武帝喜出望外,因而认定此马便是太一神所赐,兴之所至,作了《太一之歌》,后世通称为《天马歌》。译文是这样的:“天帝赏赐啊天马降临,汗流如血啊沫喷似赭。神态从容啊万里扬尘,谁能匹敌啊以龙为友。”

据《史记·乐书》载,太初四年(前101年)春,“伐大宛得千里马,马名蒲梢,次作以为歌”。此为第二首天马之歌,歌诗曰:

“天马徕兮从西极,经万里兮归有德。

承灵威兮障外国,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

译文是:

“天马到来啊来自西极,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天子。

承接天威啊镇摄异域,远及流沙啊四夷归服。”

在以上两首《天马歌》中,武帝以流畅灵动的词语、豪迈雄健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他想像中的天马形象,借以抒发远涉流沙、宾服四夷的豪情,生动地展现了大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和飞腾的理想,可以称之为雄阔豪迈的“天马精神”。

据司马迁在《史记·乐书》中记载,武帝即位后作《郊祀歌》十九章,令侍中李延年谱成乐曲,从此升李为协律都尉专门掌管乐府。于每年正月上旬的辛日,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(即天帝),从黄昏开始夜祭,到黎明时礼成。祭祀时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,春唱《青阳歌》,夏唱《朱明歌》,秋唱《西皞歌》,冬唱《玄冥歌》,《天马歌》则属于春季唱的《青阳歌》类,这些歌也流传到了民间。

东汉班固作《汉书》,在卷二十二《礼乐志》中收录了这两首《天马歌》,列为《郊祀歌》十九章之十,内容已与《史记》有很大的不同,由七言改为三言,增大了篇幅和容量。

第一首是:

太一况,天马下,霏赤汗,沫流赭。

志倏飏,精权奇,祭浮云,晻上驰。

体容与,跼万里,今安匹,龙为友。

第二首是:

天马徕,从西极,涉流沙,九夷服。

天马徕,出泉水,虎脊两,化若鬼。

天马徕,历无草,径千里,循东道。

天马徕,执徐时,将摇举,谁与期?

天马徕,开远门,竦予身,逝昆仑。

天马徕,龙之媒,游阊阖,观玉台。

虽然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对《天马歌》所记篇幅和容量有差异,但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。从

《天马歌》的内容可以看出,汉武帝认为天马是神龙的化身或同类,是天帝赐给大汉的威力无比的神灵,它可以帮助他成就振兴华夏、天下一统的大业,因而后世又有“龙马精神”之说。在古代,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,由于汉武帝的创导,把个人对天马的赞美和崇拜上升为国家意志,列入对天神的郊祀仪式,进而使之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。

对天马的郊祀大约只延续到东汉。随着时代变迁,魏晋以后郊祀有了新的内容,但“天马精神”依然激荡着后世诗人的诗魂,使他们发出一声声共鸣,真可谓“天马之歌不绝如缕”。宋人郭茂倩所编《乐府诗集》卷一《郊祀歌》载有四首《天马歌》,除了汉武帝的两首外,分别是唐朝诗人李白和张仲素的《天马歌》和《天马辞》。其实,从严格意义上说,这后两首已不是歌而是诗了。

李白《天马歌》:

天马来出月支窟,背为虎文龙翼骨。
嘶青云,振绿发,兰筋杈奇走灭没。
腾昆仑,历西极,四足无一蹶。
鸡鸣刷燕哺秣越,神行电迈蹶恍惚。
天马呼,飞龙趋,目明长庚臆双凫,
尾如流星首渴乌,口喷红光汗沟朱。
曾陪时龙蹶天衢,羈金络月照皇都,
逸气棱棱凌九区,白壁如山谁敢沽?
回头笑紫燕,但觉尔辈愚。
天马奔,恋君轩,蹶跃惊矫浮云翻。
万里足踟躅,遥瞻阊阖门。
不逢寒风子,谁采逸景孙?
白云在青天,丘陵远崔嵬。
盐车上峻坂,倒行逆施畏日晚。
伯乐翦拂中道遗,少尽其力老弃之。
愿逢田子方,恻然为我悲。
虽有玉山禾,不能疗苦饥。
严霜五月凋桂枝,伏枥含冤摧两眉。
请君赎献穆天子,犹堪弄影舞瑶池。
李白(701~762年)的《天马歌》气势宏大,

词句瑰丽,意境浪漫,尽现大唐之雄风,在对汉武帝《天马歌》作阐发和释义的同时,借古喻今,倾诉了自己远大的抱负与严酷现实之间的矛盾,应是不遇天马之嘶鸣。

张仲素《天马辞》二首:

天马初从渥水来,郊歌曾唱得龙媒。
不知玉塞沙中路,苜蓿残花几处开。
蹀躞宛驹齿未齐,拟金喷玉向风嘶。
来时行尽金河道,猎猎轻风在碧蹄。

张仲素(约769~819),中唐诗人,以善写闺情而出名。而此诗写出了历史沧桑感,有边塞诗的意味,然气势毕竟稍弱,亦未脱武帝窠臼。

我还从其它书籍上搜集了几首天马诗:

张率《天马引》:

良马龙为友,玉珂金作羈。
驰骛宛与洛,半蹶复半驰。
倏忽而千里,光景不及移。
九方惜未见,薛公宁所知。
敛辔且归去,吾畏路傍儿。

张率(475~527),南朝宋、梁间人,早生于李白226年,虽偏安于江南一隅,《天马引》写得倒很有气势。

司马光《天马歌》:

大宛汗血古共知,青海龙种骨更奇。
网丝旧画昔尝见,不意人间今见之。

司马光(1019~1086),北宋大学问家,著有中国历史上最富史料价值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294卷。他的《天马歌》有点儿像题画诗。

何麟瑞《天马歌》:

昆仑高哉二千五百馀里,日月相隐避。
黄河发源下有渥洼水,大宛群马饮其湫。
天马下与群马戏,产驹一日可千里。
滴汗化作燕支水,国人缚藁为人置水际。
久与马习不经意,一朝却被人鬲击。
张骞使还报天子,天子不惜金珠与重币,
期以此马可立致。大宛使人欺汉使,
致烦浞野楼兰七百骑,攻虏其王马始至。
此马初入天厩时,一十二闲无敢嘶。

万乘临观动一笑,盛气从此无四夷。
君王神武不世出,天产神物相追随。
高皇手提三尺剑,蹙秦诛项一指麾。
天下马上得,不闻取马外国为。
龙如可豢龙亦物,马果龙种岂受羁。
徒令物故过半不补失,轮台一诏悔已迟。
此诗欲学旅獒可,光武一牛亦足嘘汉火。

何麟瑞是宋朝诗人,其《天马歌》气势不凡,他还有一首《后天马歌》,也不错,暂略去。可惜查遍工具书,未找到他的生平事迹。

张耒《天马歌》:

风霆冥冥日月蔽,帝遣真龙下人世。
降精神马育天驹,足蹶奔风动千里。
萧条寄产大宛城,我非尔乘徒尔生。
小羌杂种漫羁绁,枥上秋风时一鸣。
万里名闻汉天子,内府铸金求骏驎。
将军受诏玉关开,灵旗西指宛王死。
天马出城天驷惊,寒沙飒飒边风生。
执驱校尉再拜馭,护羌使者清途迎。
骐驎殿下瞻天表,天质龙姿自相照。
翠蕤黄屋两通迤,玉鐙金鞍相炫耀。
东游封祀被和銮,甲子北来巡朔边。
展才自觉逢时乐,致远不知行路难。
物生从类如有神,地无远近终相亲。
君不见莘野磻溪耕钓叟,
一朝吐气佐明君。

张耒(1054~1114)苏门四学士(秦观、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)之一,此诗写得颇为灵动潇洒。

以上六首天马歌是南朝至唐宋间的作品,以宋朝为最多。宋朝守半壁河山,边患频仍,有志之士向往大汉雄风,思欲恢复一统,借天马以言志,诗意多慷慨激昂。在吴蔼宸先生选辑的《历代西域诗钞》一书中,选有元明间四首天马诗歌:周伯琦的《天马行》,欧阳玄的《天马颂》,陆仁的《天马歌》,秦约的《天马歌》,都应视为“天马精神”之余响。

在撰写此文时,我一共收集到自西汉至明代的天马歌十五首,因篇幅所限,这里只引用

了十首,其它五首未能一一展示。我想,中国诗书浩如烟海,我没有看到的天马歌可能还有。单这十五首也令人惊叹,同题诗歌数量之多、年代跨度之大,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奇观了。

当今亦有人续天马歌之遗韵,好为天马吟。在网上搜索了几首,有李光武、王善同等,皆借古风以咏情怀。甘肃“武威第六届天马旅游节”有一首主题曲《天马之歌》,由陈耀、车安宁作词,孟卫东作曲,歌中有“巍峨的祁连,古老的丝绸路”、“千年辉煌不夜城,万首古诗唱武威”、“朋友啊,请到武威走一回,千杯那个美酒谁不醉”等语。

说到这里,真有点儿不好意思,我自己也曾作有一首《天马之歌》。那是1993年春,我还在军队任职,原伊犁地区筹备“第一届伊犁天马节边贸交易会”,发广告征集会歌《天马之歌》,勾起我写歌词的兴趣。我写了一首(两段正词加一副歌),投了,经评选竟然中了。最后由文联作曲家王忻谱曲,达列力汗等演唱,搬上了天马节大舞台。其后还为“天马节”写了《今日伊犁》电视专题片脚本,并将《天马之歌》作为主题曲写了进去,电视台、电台也将此歌作了开始曲。整个“天马节”唱我写的歌,看我写的片子,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呢。其歌词附后,就作为本文结束语:

雄伟的西部天山,是你坚强的脊梁。
滔滔的伊犁河水,是你心灵的歌唱。
西域古道回荡着悠远的蹄声,
边塞史上闪耀着昔日的辉煌。
广阔的伊犁草原,是你驰骋的疆场。
勤劳的各族儿女,是你腾飞的力量。
丝绸之路架起了七彩的虹桥,
新的征途洒满了明媚的阳光。
啊!天马一声长啸,迎来四海宾朋。
相聚在天马故乡,重振西部雄风。
各族人民跨上飞腾的天马,
携手并肩创造明日的辉煌。

责编 柴燕